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403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兄弟烧烤

早春的夜,带着冬日的余寒,也孕育着春的生机。我怀揣对大纵湖的深深眷恋,踏上了归乡的旅程。这片熟悉的土地,每一缕风、每一片云,都在低语着往昔的故事。夜幕低垂,我沉浸在工作的思绪中,腹中的饥饿感如一位久别的老友,急切地诉说着对食物的渴望。

我披上外套,走出客房,月光如水,温柔地洒在我的肩头。大纵湖在夜的掩护下,更显宁静的神秘。湖面平静如镜,月光轻柔地洒落,为这片水域披上一层银白的纱衣,是大自然最精致的笔触。白日的喧嚣悄然退场,留下远处传来的虫鸣和犬吠,为这寂静的夜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力。

我沿着宋曹路缓缓前行,它在月光的映照下,宛如一条蜿蜒的银色丝带,引领着我走向集镇。夜风轻拂,带着丝丝凉意,夹杂着泥土和湖水的清新气息,令人心旷神怡。

几家水乡特色小店一字排开,过了饭点,一个人似又不便独享桌席。走几步,“兄弟烧烤”的灯火如璀璨的星辰,倏忽闯入我的视线。明亮的灯光,热闹的氛围,如同磁石般吸引着我,让我瞬间忘却了夜的漫长和孤独。我加快脚步走向这家小店,一股浓郁香气迎面扑来,店内交织着青春的欢笑与活力。

走进店内,年轻的女店主小宋,脸上挂着盈盈笑意,如同春日里绽放的花朵。一番交谈后,惊喜发现她竟是我老家杨格港的晚辈。这份偶然的亲缘关系,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,拉近了我们彼此的距离。小宋的热情与亲切,让我瞬间回到了久违的村庄老家,感受到了那份温暖与力量。

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店里的特色美食,那

份对家乡食材的骄傲与自豪,溢于言表。她说,自己和丈夫原本在上海经营烧烤店,可心中那份对家乡的眷恋,始终如影随形。当大纵湖景区迎来蓬勃发展的契机,他们毅然选择回到家乡,开启了这段充满希望的创业旅程。如今,“兄弟烧烤”夫妻店在他们的精心经营下,成为镇上的美食名片,吸引无数食客前来品尝。

在小宋的推荐下,我品尝了店里的各种美食。香辣螺蛳的鲜美,仿佛将春天的味道凝聚在舌尖;小杂鱼的鲜嫩,如同湖水中的精灵,在味蕾间跳跃;而那两瓶冰镇啤酒的醇厚,更是为这次美食之旅增添了无尽的欢愉。最令我难忘的,还是那来自湖里的鲫鱼和龙虾。鲫鱼表皮金黄酥脆,内里鱼肉鲜嫩多汁,每一口仿佛都能感受到湖水的清新与甘甜;龙虾个个饱满肥硕,虾肉紧实且富有弹性,调料的香味完美地渗透其中,让人回味无穷。

环顾四周,邻座的年轻人正大快朵颐,脸上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神情。他们的笑声、谈话声,与店内的热闹氛围融为一体,构成了一幅温馨而生动的画面。在这里,我看到了家乡的未来与希望。年轻人畅谈人生,分享快乐,释放压力,寻找慰藉。在这里,他们结识新朋友,拓宽新视野,开启新人生。“兄弟烧烤”早已成为他们心中不可或缺的美食宝藏,一个可以尽情欢聚、分享快乐的温馨场所。

夜,渐渐深沉,我依依惜别了这家温馨的小店。回首望去,“兄弟烧烤”的灯火依然明亮如初,宛如大纵湖畔的温暖微光。我将带着这份温暖与美好,继续前行,在这片温润的水乡寻找属于我的精神家园。

跳跃。这些南方归客是爷爷的宠儿,林子是它们的大家,我家阳台上下的窝是它们的小家。

须臾之间,窝里便传来雏燕带着奶香的啾鸣,再后来就是幼燕学飞,不知是翅膀软还是身子重,燕子摔下来掉在水泥地上,扑棱着,像我三岁那年第一次学骑四轮自行车一样,是的,四个轮子中有两个小辅助轮,我还是摔倒了。人生的每个第一次都那么狼狈却又信心无限,它们,跌撞个八九回就会冲上云霄。

暮色降临,归巢的燕群开始编织明日的梦,它们衔来晚霞的碎金,装点门面,爷爷抓住一天最能把握拍摄的时段,或蹲或半躺或站到步步高上对着燕子窝及周边拍,然后简单剪辑成小视频,发布到个人社交平台。他的理论很强,说光线不仅是摄影的灵魂,还直接影响照片的曝光、质感、色彩和氛围,可奶奶不屑地评价:贩了一百零八样“花头儿”。

燕子们总能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,精准定位我家的这块落脚地,唱着年年如是的谦词:“不借你家盐,不借你家醋,只要你家高堂大屋让我住。”

我家的楼房、燕子窝、树林,在爷爷的慢门下晕染成一道尾痕,消融于天幕,重归寂静。

有块地里全是野蒜,那可是什么药都没用!走,带你们去。

跟着大爷拐到屋后,走了几分钟,跨下一条垫着石块的浅溪,爬上对岸,拨开矮树丛,眼前一亮一片开阔的园地。

这片地里没有果树,没有蔬菜,只有一片杂草。杂草长得不高,显然是刚拔过又冒出来的。那一丛丛野蒜,粗壮的白色根茎,肥厚的绿色叶瓣,在杂草中傲然生长。

这园子难道是专门用来长野蒜的?我们大声惊叹,小潘更是欣喜若狂,饿狼一样扑了上去。

大爷嘿嘿的笑声里,透出极大的自豪感。他在一块黄石上坐下,点燃一根烟,自顾自地说起来:原来这里呀,我种了一片梨树,后来跟儿子去了城里,顾不上打理就全卖掉了。梨子这东西,得费功夫,不说修剪施肥这些个常规事,它连每个月的虫害都不一样,你说离得了人不?特别到果子成熟期,还得用纸袋一个个包扎,就怕鸟来啄烂让你白忙一场。

我们闷头抠野蒜,你一句我一语地应着大爷。

他继续说:后来虽说不种了,但我每次回家,都要来拔拔草,沤点肥,保证这块地的营养不流失。这不,野蒜很快就占山为王了。他嘿嘿笑了几声,沉默片刻,又道:等以后啊,等以后儿子那不用帮忙了,我就回来,好好料理我的山、我的地……

我直起腰,手里拽着一大把野蒜,看向大爷。他深深地凝望着远山,指间冒着白烟,长长的灰烬悄然滑落。

银针春秋

在山东聊城堂邑镇于庄村做赤脚医生历史调研时,村民们一致向我推荐了于老先生。于老先生叫于之宽,是一名从医59年的赤脚医生。推开卫生室斑驳的木门,那副“但愿世人皆无病,何妨架上药生尘”的对联悬在梁上,只是先生已泛黄。

听老先生说起往事。1947年,13岁的他蜷在土炕上疼得打滚,父亲把长衫沾满草屑的游医拽进家门时,梁间的蛛网正簌簌落灰。医生的手带着河滩芦苇的腥气,两枚银针破开他腹部的绞痛,针尾缀着的红穗在煤油灯下晃成流星。“小子,记住这手三阴交。”医生收针时往他嘴里塞了颗甘草片,甜味混着铁锈味在舌尖炸开,从此在于老先生血脉里种下了当归的根。

檐角铁马叮当,惊醒了浸在往事里的老人。老人摩挲着诊台边沿的沟壑,那里刻着数道歪斜的“正”字——每个笔画代表一个被他扎哭的娃娃。袖口滑出的红绳铜钱在暮色里泛青,老人突然起身翻开炕柜,取出一沓用麻绳捆扎的产房记录。1978年玉米地接生的早产儿,泛黄纸页上还粘着干瘪的麦粒。“孩子爹塞给我半枚铜钱当诊金,去年那娃从新疆回来,竟带着另外半枚。”他布满褐斑的手指在纸面逡巡,突然停在一处虫蛀的破洞:“这是1983年接生的第六对双胞胎,可惜胞衣埋浅了,孩子满月就夭折。”暮色漫进诊室时,老人从木匣深处捧出个泛黄的口罩。2008年汶川地震时,他戴着这口罩在什邡的废墟间爬了三天,五百多块钱的药品捆在背上被雨水泡烂了包装。“有个兵娃娃右腿压得见了骨,我给他扎镇痛针,他硬把压缩饼干往我兜里塞。”老人忽然撩起裤管,小腿上陈年伤疤与照片里地震棚的钢筋轮廓惊人相似。

调研结束后,老人执意送我至村口的皂荚树下,往我帆布包夹层塞了把甘草片。月光淌过他左肩那道经年累月被药箱勒出的凹痕,那个曾被银针钉在土炕上的少年,此刻正用同样皴裂的手掌替我拂去衣领的飞絮。“当年游医先生留的铜铃……”他忽然从裤袋掏出个黑亮的物件。我接过尚带体温的铜铃,瞥见铃舌处结着层灰白盐霜,不知是汶川地震时的汗渍,还是早年出诊路上凝的寒露。

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的路上,穿越秦岭隧道的刹那,我含化的甘草片在齿间迸出渗着铁腥的甜。黑暗里铜铃与玻璃药箱碰撞出细碎清响,晨光漫进车窗时,铜铃内侧的三道刻痕泛着青灰,像产房记录本上被虫蛀蚀的“正”字缺了半笔。我正用指甲丈量刻痕深浅,调研最后一日的场景突然撞进脑海——我攥着录音笔问:“是什么让您守了将近六十载的药箱?”老人眼角皱纹突然堆成当归根须的纹路:“俺爹教过的,行医的‘正’字要写在骨头上。”他弯腰从炕洞掏出半块磨成月牙状的铜钱,鲁西土话震得梁间蛛网轻颤,“俺们这代人,不想着钱啊。不仅是我老子(方言指父亲),当年给俺治病的先生留的规矩,比三阴交的针法还要深不少。”

儿时,家乡曾经河流密布,到处是野藤般乱缠的沟渠河塘,每年惊蛰过后,河水化开,就到了吃“开河鲫鱼”的时候了。

水里最多的就是鲫鱼,雨水、惊蛰节气的鲫鱼肉质细嫩,丰腴肥美,因此家乡留下这样一句老话“开河的鲫鱼比肉香”。

那时人们捕鱼大多选在忙里偷闲的晌午。某天吃过午饭后,父亲背起家里的那张撒网,我和弟弟抬着水桶随他一起朝村外走去。父亲背的撒网因为网线被猪血洗过的缘故成青色,网的下面是手指粗的铅坠子,一个挨着一个,有三十来斤重。

父亲走到一处沟边,并不着急下网,而是一边踱步一边仔细地观察,看水面有无水花、水浑不浑,以此来判断沟里有没有鱼。也看沟里有没有树杈、树枝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,以此来判断撒网后会不会把网划烂或缠住。当判断可以撒网后,父亲便把网一圈一圈地盘在左手,坠子快离开地面时,父亲用右手一点一点地从中间握住网。之后父亲背对着水面,以右脚为轴迅速地转动,然后拼尽全力将网抛向空中,被甩出去的网在空中均匀散开形成了一个大大的圆,在坠子重力作用下齐刷刷地落入水中。待坠子完全沉入水底,父亲开始不紧不慢地往上拽手里的绳子。

此时网里的鱼仿佛已察觉到了危险,为了逃生便四处乱撞,掀起的波浪层层四散,激起的水花朵朵溅开。网上的鱼父亲只要长成的个大鲫鱼,其他的都放生回水里。两三网下去,水桶里就有半桶活蹦乱跳的鲫鱼了。那个年月根本就不是先用油把鲫鱼煎一下,而是把加工好的鱼直接放到开水锅里,撒上点盐、醋与酱油、生姜和大蒜,待到锅热了的时候,将和好的玉米面团成团,贴在锅周围,锅里的鲫鱼熬熟了的时候,玉米饼也熟了。香味儿诱人,一家人吃着饼子和鲫鱼,咸是香,腥也是香,一口饼子一口鱼,感觉日子就像鲫鱼的味道一样诱人。

对家乡人而言,开河的鲫鱼不仅仅是一道美味,因为“鲫”与“吉”谐音,对于他们来说,春天吃鲫鱼,不仅寓意着吉庆有余,更承载着他们对生活的美好憧憬。

燕子窝

我家距省道的二十米,种满了树,林子里的气候吸引来许多禽族,它们觅食、栖息、繁殖、躲避风雨。鸟儿们对自然节气十分敏感,总能够在对的时刻,该叫的叫,该唱的唱。

立春时节,气温逐渐回升,村边地头的花儿开得如火如荼,不再偷藏春意。通常过不了多久,燕子便回来,它们是候鸟,是春的使者,喜欢在院落房舍中选阳光最好的地方造窝。

这些年,燕子都在两处繁衍,一处是我家楼房底层堂屋挑檐的一角,挑檐的顶面就是二楼阳台的底面,另一处是阳台的一角,换句话说,两个窝中间隔了挑檐的那层墙,和人类的上下层一个道理。

爷爷招呼我把稻草搓成瓢一层一层地铺进鸟窝,不要太薄,防止不保暖,也不要太厚,人为干预太多,燕子会认为这个环境不再安全,从而选择放弃。他自己则用两块与窝底形状大小相配的铁皮固定在阳台,分别托起两个窝,说这铁皮就是我家燕子的房产证。

雨水之后的清晨时分,树叶还在熟睡,树冠层时不时炸开一蓬蓬黑色、白色、栗色羽毛混搭的精灵,像流星,又像音符在枝丫相互交错成的线谱上

春天的野蒜,用来炒鸡蛋煎个饼啥的,别提多香了。于是我和几个朋友去了乡间地头。

走上一块田埂,右边是条涧滩,左边是大片果园。果园用铁丝网围着,除了茂密的树叶,地上寸草不生。涧边的小草也稀稀拉拉,貌似发育不良。

寻了许久没有发现野蒜的影子。沿着水流往下走,突然听到小潘一声惊呼,原来她终于找到了一簇野蒜。我们围上去一看,那簇野蒜,细得比发丝粗不了多少,青里发黄,软塌塌地趴在地上,一副无力又无奈的样子。

我们失望地拐上另一条田埂,田埂那头是个靠山的村庄。一位大爷坐在门口抽烟,脚边有三大筐竹笋。他看到我们几个人手里拎着空空的塑料袋。问:要买笋吗?只要三元钱一斤。

这么便宜?市场上要六七元呢。我们围了上去。大爷说,我要紧出手,还得赶回南京去带孙子呢。

他的屋后,大片竹林沿坡而上,竹梢在风中悠悠晃动。大爷向身后指了指,继续说,不回来挖掉,又不甘心,总好卖几个钱呀。而且出得太密也不行,互相抢营养,最后都长不好。

我们决定把春笋全买下来。大爷高兴极了,一边帮我们把笋根老头切掉,一袋袋装好,一边问我们为什么在田埂上转来转去。

小潘一拍大腿,嚷道:哎呀,大爷,我正要问您呢,怎么现在连野蒜都看不到了?

大爷叹了口气,说:现在的人图省事啊,除草剂往地上一洒,当然连野菜一起消灭了。正说着,大爷一拍大腿,突然想起什么:我

盐城王迎春

如东蔡时雨

宜兴白珂琦

徐州陈书源

河北霸州王英